# 狐狸妖化描写及其宗教阐释

范正生

(泰安学院中文系 ,山东泰安　271021)

[摘　要]　在中国古代典籍和文学作品中 ,有大量的狐狸丑化与妖化描写 ,特别是唐朝之后 ,狐狸被描写成蛊惑人心、引诱男女、破坏道德伦理的妖魔鬼怪。狐狸妖化描写的原因主要是 :具有强烈宗教精神的传统儒学思想和道教观念对人性道德的影响 ;唐以后佛、道相互诬蔑和相互争斗的推动 ;对胡佛的嘲弄 ;唐代文艺审美价值观念的变化。

[关键词]狐狸 ;妖化 ;宗教 ;嘲弄

[中图分类号]I206. 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 - 1217(2003)03 - 0017 - 03

本来 ,狐狸原型是中华民族原始图腾崇拜的代表形象 ,是至尊至善的瑞兽 ,是国家繁荣昌盛的吉祥物 ,是民族道德精神的象征 ,在古典文献和文学作品中深得赞颂。但是 ,对狐狸赞颂的同时 ,也出现了弦外杂音 ,随着儒学地位的确立和道教教义的产生与发展 ,出现了丰富多彩的狐狸妖化描写 ,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富有奇情异彩的重要内容。

## 一

德国汉斯 —约尔格 ·乌特《论狐狸的传说及其研究》说 :

> 狐狸作为一种神或恶魔的动物也出现在中国、朝鲜和日本的童话中。这样动物在行为和心理方面的特征植根于这样的一种信念 ,即认为狐狸能变为一个具有诱惑力的女人。母狐( = 情妇) 作为传统婚姻体制的方面形象出现。她的美丽与贪婪和欺骗相联 ,与立于社会标准之外的美丽妇女的表现相似。
>
> 在中国 ,狐狸至迟于二世纪就以人的面貌出现了。它们是造成疾病与死亡的根源。四世纪以来 ,狐狸以妇女面貌出现的故事日益增多。[1]

狐狸与人结合的丑化描写 ,在中国古老的神话传说中已有之。《左传 ·昭公二十八年》所述“鬒黑而甚美 ”的黑美人玄妻 ,就是一个具有狡诈狐性的女人。她先为夔的妻子 ,后夔为后羿所杀 ,又做了后羿的妻子 ,最终又与寒浞合谋杀了后羿。在人们的心目中她是位见异思迁的害夫的妖孽。《天问》中称她为“纯狐 ”,“玄 ”既是黑 ,顾颉刚、童书业等认为玄妻就是纯狐 ,是个黑色狐狸。《山海经》中所写的玄狐是阴间力量的化身 ,是阳界英雄的克星。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引纬书《湘烟录》说 :“嫦娥 ,小字纯狐。”原来她就是个黑色狐狸。这是后人对嫦娥不守本分的嘲骂 ,并没有说她是狐狸变成的妖魅 ,只是将人情以狐性来比喻 ,也就是说不是妖化描写。

对狐狸的妖化描写经历了一个逐步丰富发展的过程 ,妖兽之狐的审美判断随历史的发展愈来愈膨胀。从现存的典籍来看 ,汉代以前的狐狸描写整体上没有妖化 ,虽然有些篇章写了狐狸的狡猾、多疑 ,但他们既不害人也不妖艳。从魏晋开始 ,狐妖、狐魅等伤天害理迷惑人类的狐狸形象诞生了 ,后秦僧肇的《宝藏经》就说 :“何谓妖通。狐狸老变木石之精 ,附傍人身 ,聪慧奇特 ,此为妖通。”东晋葛洪《抱朴子 ·对俗卷三》也说 :“狐狸、豺狼 ,皆寿八百岁 ,满五百岁 ,则善变人形。”《洛阳伽蓝记》中关于孙岩妻的记录 ,是“狐魅 ”来历的开始。一狐狸化为人形嫁于孙岩 ,孙岩发现后 ,它割孙岩的头发而去。并且变为妇人 ,容貌迷人 ,近之者被截发 ,京邑被截发者一百三十人。当时妇人着彩衣者 ,人指为狐魅。《焦氏易林》卷十《䝿》之《升》曰 :“老狐屈尾 ,东西为鬼 ,病我长女 ,坐涕诎指 ,或东或西 ,大华易诱。”《搜神记》说 :“道士云‘此山魅也 ’。《名山记》曰 :‘狐者 ,先古之淫妇也 ,其名曰阿紫 ,化而为狐 ,故其怪多自称阿紫。’”阿紫是被冠以人名的第一个妖魅狐狸精。

唐代是狐狸妖化描写的高峰期 ,《太平广记》收入了大量写狐小说 ,都以真人真事的口气记录了唐代的狐魅故事。《太平广记》卷四四七引《玄中记》说 :“狐五十岁 ,能变化为妇人。百岁为美女 ,为神巫。或为丈夫与

[收稿日期]2003 - 01 - 12

[作者简介]范正生(1962 - ) ,男 ,山东泰安人 ,泰安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蛊魅,使人迷惑失智。千岁即与天通,为天狐。”其中描写的狐狸形象已经成精成仙,聪慧过人,他们或是白发老汉,或是妖冶夫人,或是年轻男女,常常私闯民宅兴妖作怪,把人玩弄于掌上,成了与人争衡的灵长怪类。李苌见狐狸变成的美妇人差点把儿子抓走,李苌骂她,她还从空中掷瓦伤人。[2](卷452)唐传奇《任氏》中的狐女说:“凡某之流,为人恶忌者,非他,为其伤人者。”《韦明府》中的狐兄称:“其所以病者,小妹入室故也。”[2](卷449)《奇事记》写一老狐趁火打劫把昝规的妻子买去,导致昝规家破人亡。[2](卷455)

唐宋以后的诗歌中也有对狐狸的妖化描写。白居易《古冢狐》写道:

古冢狐,妖且老,化为妇人颜色好。
头变云环面变妆,大尾曳变长红裳。
徐徐行傍荒村路,日欲暮时人静处。
或歌或舞或悲啼,翠眉不举花颜低。
忽然一笑千万态,见者十人八九迷。
假色迷人犹若是,真色迷人应过此。

苏舜钦《猎狐篇》也说:

老狐城宅隅,涵养体丰大。
不知窟穴处,草木但掩蔼。
秋食承露禾,更饮灌园派。
暮夜出傍舍,鸡畜遭横害。……
或为婴儿啼,或变艳妇态。
不知几千年,出处颇安泰。
古语比社鼠,盖亦有恃赖。……

元明清时期所描写的狐狸精大多是雌狐变幻的妖艳美女。元末明初罗贯中的《三遂平妖传》把农民起义的领袖丑化为妖狐,演义出狐妖圣姑姑、胡媚儿、左瘸儿三人兴妖作怪的一部大书。明清时期,对于狐狸的描写主要是妖化的狐魅。它们具有人的思想感情,是作者或民众政治思想斗争和表达愿望理想的工具。《西游记》中写南极仙翁的梅花鹿所变成的老道士,献出“美后”白狐精,以妖艳的女色来迷惑比丘国王。《封神演义》中的苏妲己是千年妖狐所化成的美女,她蛊惑商纣王残害忠良,祸国殃民。《醒世姻缘传》中的狐狸精也是伤人灭家无视礼法的妖怪。而《狐狸缘全传》则宣扬了狐魅吸取人之精髓的可怕,狐女们搔首弄姿迷惑书生,吸其精髓使之精疲力竭。可贵的是,里面有张扬狐狸识破人间虚伪敢于同假道术斗争的精神。《妖狐艳史》中描写说:“山中有无数的洞府,洞中有万年的白狐,千年的黑狐,五百年的玄狐……因日久年远,采炼阳丹,能以变化的人形……女狐借人之精以补阴,男狐采女子之阴以补阳”其中也描绘了雄狐的放荡淫邪,他们“奸骗人家良女,淫污人家的妇人,盗取人家的财帛,偷食神前的供献”。狐狸妖化的男男女女皆是蛊惑人心的邪祟,他们既嘲笑儒家伦理的虚伪,又谩骂道教教义的虚妄,是离经叛道的魑魅魍魉。

二

关于狐狸被妖化描写的原因,刘宗迪认为源于古代的巫术仪式,参军戏《打夜狐》中的“男扮女装之戏,为表现女性的魅力,表演者必搔首弄姿、扭捏作态,以卖弄风情,因而必有浓厚的色情意味,此由后世戏剧旦角表演可见一斑”[3]。笔者以为狐狸的生物特性是被妖化的基础:其眼睛之媚实在可与人间妖冶美女的狐眼相媲美,具有勾人心魂的力量;狐性的狡诈、多疑、偷鸡摸狗,也丑化或妖化了狐狸形象;其住所多是荒冢、野山、枯林等,特别善于在坟地挖洞穴,这些荒凉的境界往往使人联想到魔鬼和妖怪,正如李益《野田行》云:“寒狐啸青冢,鬼火烧白杨。”它臊性的特点与女人的风骚也往往被同音相谐,臊狐狸成为妖化描写的风骚女人的代名词;再就是在大禹遇美的记载中狐狸就变成了媒神,后来靠说媒为生的媒婆确有许多是靠舌头混饭吃的妖冶女子。她们招摇撞骗,做牵头拉皮条,哄骗男女媾合。像《金瓶梅》中的王婆、贵四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薛婆就是典范。这样的女人被人们视为挑拨离间妖冶无耻的狐狸精。

儒、道等传统思想观念是狐狸被妖化的根本动因。传统的儒家思想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儒学强调的道德伦理具有宗教教义的特征,它对中国传统的民族精神塑造有明显的宗教功能。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它对中国人的心灵塑造具有巨大的作用,与儒、佛相辅相成,共同支撑起中国传统的民族精神。儒家的尊严、秩序使本来为男女交会高禖之神的狐狸,在神坛上也一直摇摇欲坠,后来儒家思想则将其妖化,以九尾狐为代表位列仙班的神仙,被改塑成人人畏惧的妖兽,被当成妖言惑众、引诱男子的淫妇代表,演变为破坏伦理道德的妖魔鬼怪,这是对母系神灵的嘲弄。在地母神和人母神被推下神坛后,传统观念中母系统治的欲望并没有泯灭,在人们的意识深处常常出现母系神灵的变形表演。远古时代被奉为高禖之神的狐狸,在被驱下神坛后,人们还不断为它们正名,也说明了作为被道德伦理和道教妖化了的女神在人们的意识深处仍在挣扎,她们还想恢复她们高禖的神圣地位和道德伦理范本的瑞兽风采,《聊斋志异·青凤》中的老狐狸精就自称是涂山氏的后裔。女神们在儒家道德观念的导引下,人们给了她们三个归宿:一是类似于被送上月亮的嫦娥,她们成为天神,

成为人间爱情的永久企盼者,不得再回人间;二是把她们拉回人间成为俗人的妻子。如《封神演义》中把神话传说中的女娲拉下神坛,由造物主和人之初祖堕落为美丽的女娲娘娘,没有了神圣的地位;三是让她们永驻人间,是时刻想重温往日母系女神旧梦的执着者,多是被妖化为狐狸精的女人。道教自汉末诞生以来就倡导"采补说",更丑化和妖化了狐狸形象。他们宣扬动物摄人精髓、修道成仙,如老虎、狮子、狗甚至老鼠都能成仙作怪。道教宣扬的妖狐,是靠吃人肉、喝人血、吸人精髓而成仙的,他们是引人上当受骗的妖魔,是奸人之女或诱骗男子的恶兽。在道教意识的支配下,狐狸成为吃人狐、惑人狐、奸人狐。应该指出的是:由儒、道观念渗透下所妖化的狐狸描写,多是对女子的嘲笑和侮辱,有鲜明的性别歧视和明显的"女人祸水论"意识。

从现存的唐宋以后的狐狸妖化描写中,我们看出道教与佛教的斗争是产生狐狸妖化描写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唐朝道教和佛教并行,二教之间虽然有许多相通之处,相互对立又取长补短。但毕竟二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宗教。唐朝统治者对佛、道的重视程度不一样,佛、道二教的斗争也互有胜负。最终,还是佛教占有优势,这引起了道教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极大不满,包括韩愈在内的一批思想家、政治家也纷纷起来批判嘲笑佛教,说佛教是"穷且盗"又破坏三纲五常的邪教。在斗争中,佛、道二教用"醉僧图"和"醉道图"互相嘲骂,并编出许多故事相互攻击。于是,许多小说中的和尚、菩萨、道士也就成为狐狸妖魅的化身,有时狐狸精变为和尚或道士,有时道士、和尚变为狐狸精。既有雌狐的妖化,也有雄狐的妖变,里面没有明显的性别歧视。故事中也明显呈现出佛、道斗争的场面。其主要内容保存在《太平广记》中,内容有二:一是对道士或和尚、菩萨的嘲讽。道教方术之士面对狐魅无能为力,有了狐妖,他们不能制服,甚至有的被狐妖打败,更有的与狐魅相互勾结祸害人类。如《朝野佥载》记"王义方"写道士无能,《乾馔子》记"何让之"写狐狸变成的假道士,《宣室志》说"裴少尹"的儿子被三个化成妖道的狐狸精死缠不放,《计真》中计真的妻子李氏是狐狸所化,她讽刺计真学道,说:"君好道,宁如秦皇汉武乎?求仙之力,又孰若秦皇汉武乎?彼二人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竭天下之财以学神仙,尚崩于沙丘,葬于茂陵。况君一布衣,而乃惑于求仙耶!"等等。同时,也有许多讽刺佛教的写狐故事,一些狐魅就是僧徒菩萨的化身,特别嘲讽了西域来的佛教徒,他们变为妖狐欺人、害人,如《广异记》记录的太原有一个自称弥勒佛的狐妖,被人们揭穿以后,仓皇逃跑。还有假装菩萨的牝狐被大安和尚识破,仓忙出逃。《太平广记》卷450写的唐参军为狐妖所缠,千年狐赵门福装成佛爷,戏弄除妖的和尚破戒吃酒肉,最终不能战胜狐妖。还有大批博学多才的妖道、妖僧,他们读书、吟诗,文质彬彬,一派儒雅之气,可摇身一变就是蛊惑人性迷人心窍的狐狸精;二是标榜和吹捧佛法和道术的威力。如宣扬道教方术威力的《长孙无忌》,写狐狸迷惑无忌妻子,最后被道士请来五岳之神降服;[2](卷453)《王苞》中的王苞迷于狐精,被道士叶静能看破并用道符降伏狐狸精。[2](卷454)

唐宋人对胡人特别是对西域佛教传教士的厌恶和嘲弄,也是狐狸妖化描写的宗教原因。唐宋狐魅故事中有大量的嘲骂胡佛的故事,其中有装神弄鬼的胡僧,化为妖僧的天狐,他们迷人妻女,不守佛规戒律,酒肉财色无所不贪。嘲弄胡人的狐狸妖化描写大概与唐之前胡人给中华民族留下的印象有关,是他们长期侵略骚扰中原的应得反击。《太平广记》里写一个人的妻子被胡僧迷惑,带着二十多表亲女子去念佛,连自己的家人都不认识了。后来,道士叶法善降伏了胡僧,现出原形是一只老狐狸,挨了一百鞭子,"胡僧顶礼而去,出门遂亡"[2](卷448)。《广异记》还描写狐狸精赵门福骚扰唐参军,参军把名叫康三的狐狸杀了,赵门福三番五次来要人,并说"彼我虽是狐,我已千年。千年之狐,姓赵姓张。五百年狐,姓白姓康"。后请一和尚来降妖,竟被赵门福化作活佛戏弄了。段塔丽考查说:"白、康两姓,均为西域胡人姓氏。"[4]可见,本篇所嘲讽的妖狐赵门福原来是个胡人,这是嘲讽诅咒和尚的典范故事。当然,也有胡妇被妖化为装神弄鬼的狐狸精的描写,她们或是菩萨或是女道,都是兴妖作怪的人间妖魔。

唐代中后期文学审美价值判断的失衡,也是唐代狐狸妖化描写盛行的原因。"安史之乱"后,宫廷宦官篡权,国家动荡不安,人民流离失所,儒学之道沦落。这种国家形势使文人把社会环境、忧患意识与个人遭际结合起来,产生了心灰意冷的审美价值观,超自然的奇、怪、凶、险境界以奇异丑陋的细节表现出来,出现人类与狐狸同宿与豺狼共舞的光怪描写,反衬出那乱离的社会现实。在这种审美意识的驱动下,惊心动魄的花妖狐魅描写流行起来。

参考文献:

[1]叶舒宪.高唐神女与维纳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李昉.太平广记[M]. [3]狐魅渊源考[J].攀枝花大学学报,1998,(1). [4]唐代狐狸精迷信盛行原因初探[J].陕西师大学报,1991,(1).

[责任编辑 木 子]